

“4.25”——光照千古的道德丰碑

五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人们至今仍无法估量。随之而发生的一切一切，让全世界每个知道它的人都在强权与良知、在真善忍与假恶暴之间做出选择。

回首人类的历史，从印度的圣雄甘地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再到南非的曼德拉，任何一个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发起者都是领导着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阶层进行和平抗争。1999年4月25日，当时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各个种族和社会阶层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了世界舞台，在中国，亿万名修炼者更进而成为一个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邪恶集团的镇压对象。从那时起，面对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迫害和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法轮功修炼者却始终秉持着和平的理念向大众揭露着迫害的真

相。这一波澜壮阔的和平运动，无论从规模之大，涉及的国家之多、范围之广，还是涉及的社会阶层之复杂上看，都是史无前例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他们的鲜血、自由和生命谱写着一幅辉映千古的历史画卷。

对于“真善忍”的诋毁，就等于告诉人不能做一个好人，就是公然对抗人类普世承认的道德标准，对于修炼“真善忍”的人进行逮捕并大打出手，就等于是在宣称做好人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应该怎么办，是隐忍偷安，还是揭竿而起？他们都没有。他们的选择是出人意料的。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阻塞交通，没有任何示威的行动，就这样，他们静静地来到了中南海，希望有机会向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陈述他们的真实情况。在傍晚得知被关押的修炼者

获释后，他们又静静地散去。

他们的从容来去与平和举止，却触动了一个窃国小人的脆弱神经。一场涂炭生灵的邪恶镇压从此拉开了帷幕。荒诞离奇的谎言，精心伪造的证据，大逮捕，酷刑，洗脑，强奸，精神病院和株连九族，江泽民流氓集团所动用的手段集古今中外人类一切残酷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大成，数百人被毒打致死；十数万人身陷囚圈，饱受酷刑折磨；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面对如此血腥和邪恶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却从未以血洗血，以牙还牙，他们以大法弟子特有的大善大忍，和百折不回的坚韧，吃尽人间一切炼狱般的痛苦，将真相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人们不但看不到法轮功修炼者的暴力行动，甚至听不到他们的一句委屈，一句抱怨。

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行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就象人们在沐浴雨露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一样，人们对于自身拥有的一切安宁与幸福浑然不觉，也很少考虑它的由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仅仅从表面上来看，就是现在，法轮功的和平精神也是这种幸福的原因之一。而代价就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大善大忍胸怀的无私承受和付出。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法轮功修炼者都隐忍不言，也一样可以会有世界的稳定。其实如果那样，世界只会更加动荡。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的沙漠化造成沙尘暴频频袭击北京和东北等地，甚至波及了周边的韩国，日本和台湾。比自然环境破坏更为严重的是人类道德的沙漠化，它将威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每一个人的安危。如果邪恶势力对信仰“真善忍”的人们的镇压得逞了，那么在中国就会充斥着“假恶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谎言和暴力之中，永无宁日。

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公正的威



胁。”对“真善忍”的镇压从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必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对人类道德的摧毁绝非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对整个人类道德良知和正义的公然挑战。2001年11月感恩节时，来自十二个国家的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和平请愿，更是给法轮功的和平行动打上了更加鲜明的国际化烙印。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铁窗和酷刑，面对江泽民操纵的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大法弟子坚定地迈出了自己的家门。这是仁者的胸怀，圣者的庄严和觉者的慈悲。他们忍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却承受得那样从容，那样义无反顾。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正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道德丰碑。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诋毁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整个世界都目睹了江泽民的残暴冷血，豺狼成性，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和平精神。雨横风狂后，又见艳阳天。当历史走过这一页，人们会认识到，是4.25拉开了正邪较量的帷幕，也是人类道德走向升华回归的转机。

文/章天亮



1999年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排列得整整齐齐。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我转身一看，几十米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我快步走，往朱镕基身边靠近。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原地不要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一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我！”“我！”“还有我！”……这时大家纷纷举手。

“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指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

4.25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工作人员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不一会，进来四位三、四十岁模样的官员。其中一位四十多岁坐在我对面。“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你们先登记一下。”他说。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单位和电话。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

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计算机公司的职员，她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谁？”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打断她的话问道。“何祚庥。”我们几个一起

说。“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他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又是何祚庥？！”另一个官员低声嘟囔。

“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女学员接着说。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修炼

一段时间受益后，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女学员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

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们还谈到既然中央确定了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打棍子），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

应当贯彻执行。

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 we 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出来之后，学员们很关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简单的向站在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以及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着，等待着事情的解决。旁边一直有便衣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他们心里可能以为我是上访的组织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负责人，所以一直在跟踪。事实上，我只是普通的炼功者之一。（几天之后，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档案，但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特殊经历。）

我觉得刚才的上访已经反映了我关心的问题。那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于是从中南海出来不久我就回去了。

文/石采东

石采东，法轮大法弟子，99年“4.25”时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11月起在美国特拉华大学作访问学者，现居纽约。

你知道吗？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四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95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